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萬花樓

### 第三十三回 李守備冒功欺元帥 狄欽差違限趕邊關

當下狄青聞李義之言，即道：“賢弟，這兩顆首級，由焦廷貴取下，難道他沒有到營中？”李義道：“並未有一人到此。”張忠道：“不好了！焦廷貴拿了首級回關，冒功去了。”狄青道：“不妨，此人是楊元帥的先鋒，乃一硬直莽漢，決非冒功之輩。”繼英道：“他先回關通知楊元帥，也未可知。”狄爺又問繼英道：“方才你言孫雲早有書與強盜，劫去征衣，但不知此人是怎生來歷，要害我們？”李繼英道：“小人自逃離相府，與龐興、龐福回到天蓋山落草存身，不料二人殘殺良民，吾因勸告不聽，與二人分夥。偶到磨盤山，又與牛健兄弟結拜為盜，不想孫兵部之弟名孫雲，將金寶相送，要牛氏兄弟打劫征衣，陷害主人。我再三相勸，二人不允，只得與他們分手，一心想下山通個信息與主人，不料心急意忙，走錯路途，來到營中，征衣已失。如今既立了大戰功，料失去征衣之罪可贖，不須在此耽擱，趁此天色已亮，即可動身。”狄爺聽了道：“你言有理。”李義又將遇見孫雲強搶婦女，二人搭救之事，一一說明，並道：“可恨這奴才又通連兩名狗強盜，將征衣糧草，盡數劫去，弄得我們眾人，受饑忍寒，好生可惡。”狄爺道：“這孫雲搶劫婦女，又串通強盜劫征衣，理應擒拿定罪。但無實據，即今趨程要緊，不能追究，暫且丟開。計程急走，明日到關，過限期六天，幸聖上外加恩限五日，明日到關，實過限一天。”連夜拔寨，狄爺上了龍駒，張忠、李義、李繼英三人，同上坐騎而行。三千兵丁人饑馬渴，一同趕趨三關不表。且說李成、李岱拿了兩顆首級，趁著月光，一路飛跑，到得三關，已是巳牌時分。父子下了馬，早有關上的參將遊擊等把守官員問道：“你是五雲汛的守備李成、千總李岱？”二人稱是。參將道：“你父子離開本汛，到此何乾？這兩顆大人頭，那裏得來？”李成道：“卑職父子射殺贊天王、子牙猜，此乃兩寇的腦袋，特來元帥帳前獻功。”眾武員聽了，又驚又喜說：“妙，妙！才智的李成，英雄的李岱！”二人連稱不敢當。中軍官道：“你且在此候著。”父子應允。

再表楊宗保元帥是日用過早膳，端坐中軍帳中，浩氣洋洋，威風凜凜，左有尚書範仲淹，右有鐵臂老將軍楊青，下面還有文武官員，分列左右。楊元帥開言道：“範大人，想這狄青，為欽命督解官，押運征衣，期限一月，又蒙聖上寬限五天，今天尚還未到，想他仗著王親勢頭，故意耽延日期，他若到時，不即處斬，難正軍法了。”範爺道：“元帥，這狄欽差倘或不是王親，故意怠情遲延，也未可知。他乃朝廷內戚，豈敢遲延，以誤聖上邊兵，尚祈元帥明見參詳。”楊青老將道：“解官未到，只算故意耽遲，即遲到一天，不過打二十軍棍，何致斬首？元戎的軍法，也太嚴了。”楊元帥想道：範、楊二人，因何幫助狄青，莫非狄青先已通了關節，還是二人趨奉著當今太後？便道：“楊將軍、範大人，如若狄青心存為國，僱念全軍凍寒之苦，還該早日到關。如今限期已過，況雪霜漫天，眾軍苦寒，倘遭凍死，此關如何保守？”範爺道：“關中苦寒，未為慘烈，他在途中奔走，迎冒風霜，倍加苦楚。”楊青道：“如若要殺狄欽差，須先斬焦廷貴。”楊元帥道：“焦廷貴不過催趨之人，怎能歸罪於他？”楊青道：“元帥限他十三日午時繳令，今日十四還未回關，此非故違軍令麼？”楊元帥聽了，默默不語。

正在沉想之間，忽見稟事中軍跪倒帳前道：“啟上元帥，今有五雲汛守備李成、千總李岱同到轅門求見帥爺。”元帥道：“他二人乃守汛官兒，怎敢無令擅離職守，又非有什麼緊急軍情來見本帥，且與吾鄉進來！”中軍官啟道：“元帥，那李成、李岱有莫大之功，特來報獻。”元帥道：“他二人又不能行軍廝殺，本帥又未差他去打仗交鋒，有何功可報，何名可立？”中軍道：“啟稟元帥，這李成言箭射贊天王，李岱殺死子牙猜，現有兩顆首級帶至關前，求見元帥。”元帥道：“有此奇事！傳他二人進見。”範爺聽了微笑道：“元帥，吾想他父子二人，毫無智勇，如何將此二寇收除？此事實有可疑。”楊青道：“如此聽來，是被鬼弄迷了，元帥休得輕信。”楊元帥道：“範大人，楊將軍，且慢動惱。若言此事，本帥原是不信，但想李成父子，若無此事，也不敢輕來此報。況且現有兩顆首級拿來，那贊天王、子牙猜面容，豈不認識？且待他父子進來，將首級一瞧，便可明白了。”

當時李成父子進至帥堂，雙雙下跪，口稱：“元帥在上，五雲汛守備李成、千總李岱，參謁叩首。只因卑職父子，箭射贊天王，刀劈子牙猜，有首級兩顆呈上。”楊元帥當令左右提近，還是血滴淋漓，元帥細細認來，點首道：“範大人，老將軍，看來兩顆首級，果是贊天王、子牙猜的，請二位看明是否？”二人細認道：“果是不差。”心中卻覺得李成父子一向無能，今日如何立此大功，有些蹊蹺。範爺道：“元帥，那首級雖然是兩賊首的，但不知李成父子怎麼取來，也須問個明白。”元帥道：“這也自然。”便發令將兩顆首級轅門號令。又喚李成道：“你父子二人，有多大本領，能收除得此二寇？須將實情說與本帥得知。”李成道：“帥爺聽稟。前天卑職父子，同在汛岸巡查，已是二更天時候，只見二人身高體胖，踏雪步月而來，吃得酒醉沉沉，並無器械護身，詢問卑職，此地可有姿色妓女。當時我們見他不是中原人聲音，即動問他姓名，這黑臉大漢，自言是贊天王，紫面的是子牙猜。卑職父子，見他二人已經醉了，即發一箭射倒贊天王，兒子李岱順刀劈下了子牙猜，將二人首級割下。今到元帥帳前請功。”

這李成若言在疆場中交戰立功，自然眾人不信他，說是深夜了，觀他酒醉，無人保護，手無兵器，趁此出其無意中下手，說得有理可憑。不但楊元帥，便是範爺、楊青俱已信以為真了，一同出位言道：“此乃賢喬梓莫大之功，國家有幸，寧靖可期了，且請起！”李成道：“元帥，範大人，老將軍，吾父子毫無所能，全仗天子洪福齊天，元帥雄威顯著，是以二凶自投羅網。卑職父子，偶然僥幸，何敢當元帥如此抬舉，實為惶恐。”元帥欣然扶起李成，禮部範爺挽起李岱，扶他們父子二人起來。元帥吩咐擺下兩個坐位，父子俱稱不敢當此坐位。元帥再三命坐，範、楊二人亦命他們坐下說話，李成、李岱只得告罪坐下。帥堂上吃過獻茶，元帥又吩咐備酒筵賀功。元帥道：“難得賢喬梓除此二凶，大小孟洋，不足介懷了。待本帥申奏朝廷，賢喬梓定有重爵榮封。今日本帥先奉敬一杯，以賀將來。”李成、李岱道：“元帥爺雖有此美意，但卑職斷然當不起的。”

當日帥堂擺開酒宴，李成父子正吃得高興，忽聞報進狄王親奉欽命解到三十萬軍衣，現有批文呈上。元帥將批文拆開，上填三十萬軍衣，九月初八在汴京出發，聖上加恩限期五天，算今天十月十四，只是過限期一天。元帥吩咐，將狄欽差綁進。範爺道：“元帥，狄欽差此刻到關，只算差得半天，且念他風霜雨雪，路途勞苦，應該免綁才是。”楊青老將軍也道：“元帥須要諒情些。護載數百輛車、三十萬軍衣，途中雨雪難行，昨天期到，今日方來，雖說過了限期，不過差得幾個時刻，便要綁了欽差，元帥太覺無情了。”元帥暗想，二人定是受了狄青賄賂，所以屢次幫他，便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免綁，有勞二位出關點明征衣，倘差失一件，仍要取罪。”二人領命。

一同出關。範爺東邊立著，楊將軍西邊拱立，開言道：“足下是欽差狄王親否？”狄青道：“不敢當，晚生狄青，請問大人尊官？”範爺道：“下官禮部範仲淹。”狄青道：“原來範大人，多多失敬了。”深深打拱，向錦囊中取出包待制書一封，雙手遞與範爺，言道：“此書乃待制包大人命晚生送與大人的。”範爺接過道：“重勞王親大人了。”狄青道：“豈敢。”此地不是看書之所，範爺就將書藏於袖中，想著：包年兄料得狄青在途中必耽誤限期，要我周全之意。又問道：“包年兄與各位王侯，近日如何？”狄青答說，都很安康。又向囊中將余太君之書信取出，揣藏懷內。又向楊青打躬道：“此位老將軍是何人？”楊青道：“某乃安西將軍楊青。”狄爺道：“原來楊老將軍，多多失敬，有罪了。”連連打拱，楊青還禮。狄青道：“吏部韓大人有書，命晚生帶上。”打虎將軍笑道：“原來韓鄉親不曾忘記我鐵臂楊。”此間不便開書，揣於懷內。楊將軍不問忠臣，反詰奸黨情形，狄青便將馮拯、丁調、王欽若、呂夷簡、陳堯叟、龐洪、孫秀一班奸佞，倚勢陷害忠良，惡似狼虎，君子退避，小人日進的情形說了一遍。範、楊二人嗟嘆一聲道：“聖上原是明君，但太仁慈，致奸臣膽大弄權，滔天僭勢，十分可恨。”範爺又道：“狄王親，元帥如今正在著惱，只因天寒地凍，征衣待用，理該及早到關。限期在於昨天，今日方至，莫非你果有意延遲？”狄青道：“範大人說那裏話來？晚生雖則愚昧少年，但豈不知天氣嚴寒，征衣乃眾將兵待用之物，況且仰承王命，焉敢故意延遲，以取罪戾。奈因途中風霜雨雪，兵丁寒苦，難走程途，不得已停電，如今延遲一天，不過相差半日。”範爺又問道：“征衣可齊到了麼？”狄青道：“到齊了，如今俱屯在大狼山。”範爺聽了道：“是何言也！元帥委我們點明征衣，方好散給眾軍人，如何反說屯於大狼山，此是何解？”狄青道：“大人不用查點了，諒

也不差錯的。”範爺道：“休得閒談，速令眾兵押車輛到來，方可查點給散。”狄爺道：“大人這些征衣已經失去了。”範爺道：“怎麼說失去的？”狄爺道：“被強盜劫去，解往大狼山去了。”範爺道：“搶去多少？”狄爺道：“三十萬盡數搶劫去了，一件也不留存。”範爺聽罷，高聲說道：“不好了！如今是網綁得成了。”楊將軍道：“殺也殺得成了，有甚麼理論說情的？快些去吧，勿來此混賬，休得耽擱，且走回朝中，不要在三關上作孤魂怨鬼了。”

不知狄青如何答話，是否被楊元帥斬首，且看下回分解。